

# 车间里的“孩子们”

编者的话

每到夏天,都会有无数面带稚气的青年走出校园奔赴一线工作岗位。他们是班组的新鲜血液,也是企业的希望所在。他们往往被工友看作是“孩子”,而“孩子们”想要努力证明自己已经长大。

从80后、90后,到00后,每一代年轻人都有一样的冲劲,也有属于不同时代的特质。他们在车间品味酸甜苦辣,他们在一线经历磨炼锤打,而这些都是成长的滋味。

## ►想办法把年轻人留下来

对于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,涉世之初的正确引导和帮助尤为关键。而一个人的特点和特长,在集体活动的交流互动中往往可以很好地展现出来。为此,中化六建第三安装公司有针对性地策划了一系列活动,新员工们的性格、知识面、抗挫能力、组织能力、团结协作能力一一呈现。公司再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找准个人定位,融入企业大家庭。

图为两名青工在配合完成蒙眼过障碍的游戏。 张凌云 摄



27岁的班长赵强在检修电机车。 程军 摄

“换上了这身制服,那些小叛逆小情绪都得收起来,必须用成熟与专业去面对来来往来的旅客”

## “我不是熊孩子”

封荣权 韦瑞涵

“我才不是什么熊孩子。”北海火车站客运见习生韦小萌脸庞稚嫩,眼神却很坚定,她说道:“成为铁路人之后,我觉得自己成长了许多。”

将满20岁的韦小萌是北海站客运班组里年龄最小的见习生。因为年纪小,班组里的师傅们都格外照顾她,也会担心她能否把工作做好。韦小萌却很淡然,她说:“我觉得自己和同事们没什么不一样,他们能做好的,我也可以做好。”

2018年7月,韦小萌毕业于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铁路客运乘务专业。毕业前的实习期,韦小萌成为春运临时列车的实习列车员。临时列车的车门是三角锁,长年累月地使用后有些磨损,列车员每次开车门都得费一番力气。列车长担心韦小萌打不开门,叮

嘱她多练习。没想到真正上岗操作的时候,韦小萌手法熟练,迅速地打开车门,立岗迎客。

“岗前培训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车门难开这个问题,平常也会去观察师傅怎么做,掌握了技巧就好操作了。”韦小萌笑了笑说道,“因为年纪小,大家都会担心我做不到,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。”

“00后是特别有个性的熊孩子”——韦小萌时常听到这样的声音,她也不反驳,她认为自己的确有些叛逆,会选择性地去听长辈的教导。她也喜欢打游戏,会一整天都待在屋子里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世界中。

当别人把她当作还没长大的“熊孩子”时,韦小萌认真地说:“换上了这身制服,走进车站开始工作,游戏就得放一边,那些小叛逆小情绪都得收起来,必须用成熟与专业去面对来来往来的旅客。”

一天晚上,动车到站时,韦小萌协助

程军 陈小雪

永川洗选厂运输车间电工班班长赵强近日被车间推荐为“优秀青年”,大家都说他是实至名归。

今年27岁的赵强于2009年毕业于永荣技工学校矿山电器维修专业。初进厂的他与许多年轻人一样,怀揣梦想立志在企业干出一番事业。过了一段时间后,他渐渐发现,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,还得在实践中学、在工作中悟。

从此,不管是烈日酷暑,还是数九寒冬,只要哪里出现故障,他都主动要求去给师傅们“打下手”;工间休息时间,工友们大多说笑、睡觉,而他却拿着电器使用说明书对照设备细细揣摩;下班后,在别人喝酒、打牌的时候,他总是抱



要想让年龄比自己大、资历比自己深的职工听从指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

## 从“书呆子”“嫩班长”到“小老大”

着一本《铁路电气维修大全》认真看。

不久,“书呆子”这个绰号取代了他的名字。而师傅说:“这娃,行!”

2015年,赵强所在的班组一下子退休了好几名职工,他们大多是技术骨干,是班组的顶梁柱。他们的离开,可愁坏了车间主任。赵强的师傅,当时的电工班班长也面临退休,看着忧心忡忡的车间主任,他推荐了23岁的赵强接班。

“他行吗?”车间主任有些担心。要胜任电工班班长不但要有一定的基层管理经验,还要有丰富的的工作经验,必须是班组的技术权威,否则就无法让班组成员信服。

“别忘了,他早在2012年就获得了公司电钳工状元赛的第二名。”在师傅的力荐下,只有6年工龄的赵强当上了班长,成了电工班“史上最年轻”的班长。职工们也把他“书呆子”的绰号换成了“嫩班长”。

刚当上班长的赵强是班组里最年轻、工龄最短的人,要想让年龄比自己大、资历比自己深的职工听从指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上任之初,一些对他当班长不太服气的职工故意出题“刁难”他,假称故障自己处理不了,而赵强总是二话不说前去处理。要是遇上比较复杂的故障,赵强也总是说“我去”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再也没人想给他难堪了。2017年3月,该厂决定对4个铁路站点、11个铁路平交道口和4个铁路配电所进行远程控制智能化改造。因此,赵强所在班组在完成日常检修任务的基础上,还要完成这项技改任务。

在半年多的时间里,他每天都奔波在21.5公里的铁路运输线上,按时完成了技改任务,而他那张原本稚嫩、白净的脸庞也变得油黑发亮。渐渐的,班组工友们不再叫他“嫩班长”了,而是亲切地称他“小老大”。



何变雄在切换生产流程。 田宏远 摄

看着师兄们还略带稚气的脸庞,她有时也会生出姐姐一般的感觉,这让她多了一些泼辣和勇敢

## 天上掉下个“林妹妹”

田宏远

TP-1计转站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,是西北油田采油三厂油气处理部管理的一个油气中转站库,承担着周边25口油井、四个计量间和两个计转站来油的初加工和中转任务。

18岁的女孩何变雄初来小时,经历了情感的180度转变。她从库尔勒乘大巴在沙漠里颠簸五个多小时,远远地看到小站,像一座小小的钢铁城堡,敦敦实实地立在荒凉的大漠。那一刻,一路的疲惫加上有些无所适从的茫然,让小何差一点哭出来。

迎接她的是站上的3位95后哥哥,李会全、崔进福和殷三丰。其中年龄最大的是班长崔进福,1996年生。他们身背空气呼吸器,头戴安全帽,一色的红工衣、大头工鞋,白手套,像三个太空人,齐刷刷地站到她面前,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光彩。

大家你推我、我推你地做着自我介绍。何变雄一下子被逗笑了,她来了个立正,说:“我是小妹何变雄。”

“你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。”李会全开玩笑说。

何变雄的到来,让这个清一色男员工的小站多了些欢声笑语。3个哥哥虽然年龄不大,但都极尽所能地帮助小妹。维修设备的时候,殷三丰总是冲在前面,只让小何干点递送工具之类的轻活;巡检时,李会全背着空气呼吸器走在前面,让小何拿着本子记录参数;班长崔进福献上了他的“崔氏秘籍”,那是他参加工作以来的一本工作手记,里面记着站上的工艺流程、隐患排查

和处置方法。中午阳光太强时或者起了沙尘暴,男生们就让小何守在中控室,他们到现场处理工作。

何变雄的家乡在甘肃的一个小山村,离家到这么远的大漠戈壁上班,她也免不了经常想家。师兄们的照顾,让她感到兄弟般的亲情。看着他们还略带稚气的脸庞,她有时也会生出姐姐一般的感受,这让她多了一些泼辣和勇敢。干活时,她主动承担更多的任务;学习技术时,她和师兄们你问我答,共同提高。一季度队上组织三基检查,看着计转站规范整洁的设备,生产运行平稳有序,队长赞许有加。

6月份队里要举行技术大比武,大家相约同台竞技,本来不想参加的殷三丰也在师兄师妹的鼓励下报了名。班长崔成福义不容辞担当了教练,站上一时间像备战高考一样,学习劲头十足。

因为TP-1计转站属于易燃易爆的油气生产区域,上班时间不能开手机,只能通过内部信息网交流生产信息,和外界的交流只能是在下班之后。这对于成长在网络时代的95后,是个很大的挑战。

何变雄有个男朋友在库尔勒,两人只能每天晚上通个电话。她曾试图说服男友也到油田上班,可对方却想让她到库尔勒去。一天晚上,两人在电话里为这事又发生了争执,惹得小何哭了一场,还没睡好。第二天一上班,师兄们发现小何眼圈发黑,眼睛有点肿,没有人问她怎么了,但大家都故意说些笑话逗她开心。小何也感受到了这种无声的关怀,心里觉得暖暖的。

何变雄慢慢体会到,既然大家有缘相聚在这个小站,就要相互促进,彼此温暖。



刘瑞楠(中)和试油中队的兄弟们。

杨军 摄

王建 郝风法

2013年3月,22岁的大学毕业生李昀轩来到兖矿集团东滩矿机电工区,因为年轻肯干有活力,三年后担任包机组组长。

“别看他只是个芝麻官,却掌管着2600米皮带、234台电气设备、近3万米的电缆,活脱脱一个设备大管家。”李昀轩的师傅朱青松满是自豪地说,“俺徒弟包机管理的两年,设备19个月零故障,厉害不?”

这么短时间能玩转设备,他有什么秘籍?李昀轩呵呵一笑:“无非就是用心、细心加有劲嘛!”

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时候,师傅总让李昀轩站一边看,不敢让他操作。“小李啊,你监护好就行,不用动。”每每听到师傅的嘱咐,这个倔强的小伙暗暗发誓一定要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。

终于,李昀轩迎来了机会——矿上要举办技术比武。

然而谁也没料到,这次比武让他丢人——理论成绩名列前茅,但实践操作中一上场便手忙脚乱、满头大汗。最后,整个实践工序都未完成。

比武惨败,让李昀轩知道了实践操作的重要性。除了多看多学,只要一上班,李昀轩便“缠住”师傅问这问那。

经过近一年磨炼,他迅速成长起来,工作上能够独当一面,得到班长的认可,让他负责包机东翼二皮带。

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直是电修班的老大难。东滩矿井下安装的皮带和设备陈旧,很多都是矿井投产初期的,距标准化有很大差距,李昀轩包机的皮带也不例外。

电缆乱、交叉、垂度大……检修时间短,一次无法完成整理,这样乱糟糟的样,根本无法达标,更无法向领导交差。怎们干?怎样在短时间内干完?

李昀轩组织生产骨干和技术人员集思广益,最终大家一致决定采用蚂蚁搬家的办法。历经两个月时间,他们把东翼二皮带机头机电硐室整理得电缆笔直、垂度一致,没有任何电缆交叉,成为井下机电设备标准化的样板。

去年9月底的早班,东二皮带速度保护有故障,如果不更换,临时处理一下,也能凑合着用,但是不可靠。李昀轩决定让工区准备一个新速度保护带下井。

东二皮带和井口距离远,待下一班的职工将器件送到,李昀轩再更换完毕,已过了升井时间。本来已经很疲惫的李昀轩步行到井口已经是17时30分,不巧的是副井口开始停运检修,一直等到19时才上升。

煤矿岗位工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,最大的考验就是寂寞,没人同行,没人说话,留给黑黑巷道的只有孤单的背影。李昀轩却不觉得难熬,他说:“趁年轻多学点技能,总有一天会得上。即使用不上,我也多了一分底气。”

去年,他夺得全矿维修工技术比武第一名。